

自在、自得、观自在，达观内求是多少人向往的生活境界。海纳百川的上海，五方杂处，林林总总，人们身处其中又和而不同，上海人如何自洽成了“自在”的生活状态。在上海人的骨子里天生有一种念头：为自己活着，不活给别人看。在经济拮据的年代，旧式里弄里的晾衣杆上挂满了百家衣，有面料光鲜的，也有打补丁的破衣烂衫。在弄堂里的左邻右舍眼里，洗干净了都是衣服，穷人并不会在晾衣架上怯场。日脚虽穷，但无论哪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活法，各有各的自在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时髦一点的家庭里开始有了睡衣，

由戏结缘

罗银胜

理学院的课让给了女婿钱锺书。

杨绛的小妹妹杨必也在这时考进震旦，钱锺书教过她。同事中最要好的当数戏剧家陈麟瑞，他是柳亚子女儿柳无非的丈夫，钱锺书到震旦任教，就是他介绍的。从这时起，钱锺书夫妇与陈麟瑞夫妇成为挚友，杨绛说过，“抗战期间，两家都在上海，住在同一条街上，

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，彼此往来很密。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，并由他启蒙的。”陈麟瑞与夫人柳无非，和丈人柳亚子住在一起，寓所在辣斐德路557号，与钱锺书夫妇的住处隔三差五就来串门，到了钱家说说笑笑，开心至极，不想回家了。他家里来电话催姑爷回去吃饭，于是钱锺书又拉又推赶他走。

陈麟瑞笔名石华父，浙江杭州人，是一位极欣赏锺书才华的忠厚长者。钱锺书的散文集《写在人生边上》的文稿聚齐后，陈麟瑞、李健吾对全书进行了审阅，并在出版和印刷方面帮了不少忙，出版时，钱锺书对他们专门写了致谢文字。陈麟瑞于1928年清华学校毕业，留学美、英、法国研究文学，专攻戏剧。陈麟瑞家里关于戏剧史和戏剧技术的许多藏书，杨绛都借来读了。杨绛以前英、法文戏剧书籍读过不少，陈麟瑞对杨绛帮助颇多，杨绛经常向他讨教戏剧结构的技巧。

1942年冬，陈麟瑞改编的《晚宴》成功上演。一天夜晚，为表庆祝，作为好友兼邻居的陈麟瑞邀请钱锺书、杨绛夫妇一起上馆子品尝内蒙古烤羊肉，李健吾也受邀出席作陪。席间，几位挚友围着一大盆柴火，拿着二尺多的筷子，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。陈麟瑞介绍羊肉独特吃法，引发杨绛分享见闻。她讲得绘声绘色，众人听得入神，陈麟瑞深受触动。饭局渐入佳境，陈麟瑞、李健吾就怂恿杨绛：“何不也来一个剧本？”两位告诉杨绛，导演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。朋友鼓励的话语犹在耳畔，杨绛全身心投入《称心如意》的创作。初稿完成后，她第一时间送给陈麟瑞指导。陈麟瑞看后直言，剧本做独幕太长、多幕太短，内容也不够充实，需要改写。换作他人，或许早就打了退堂鼓，可杨绛没有。杨绛回忆说，经陈麟瑞仔细审阅、恳切批评后，她把这些建议当作宝贵指引，将原本的大故事精心拆成四幕剧，逐字逐句反复打磨，直至满意，才再次把修改稿交给陈麟瑞。陈麟瑞看过重新改写的新本子，难掩欣喜，很快就把剧本转到李健吾的手里。没过数日，李健吾来电话说，《称心如意》立刻就排演，由黄佐临导演，李健吾自己也将粉墨登场，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。这天，杨绛又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：“你运气真好！你那剧本给佐临看中了，已经在排演了，就要出广告了，署什么名字呀？”

杨绛又惊又喜，匆促中不及思索，就把学名“季康”二字化成了一个“绛”字，答说：“就叫杨绛吧。”从此，杨绛沿用至今，而“杨季康”本名反而不常使用了。


且做樵夫隐去来
(篆刻) 姚善恩


对一张琴
(篆刻) 唐子农

退休之前，我们在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，建立了种种关系。退休之后，尤其是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比如做了“候鸟”，从北方来到南方，来到海南，我和你，我和他，我和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，又有个如何建立新的关系的问题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首全国流行的歌曲《我热恋的故乡》里的那句“我的家乡并不美”，在歌坛刮起了一股西北风。一般情况下，人们都爱夸自己的家乡美，不美也要找几个美出来。这首歌了不起，敢讲真话，家乡不美就是不美，并不回避，而是勇敢承认，积极面对，决心“用真情和汗水，把你变成地也肥呀水也美”。

海南是个好地方。面对海南，面对候鸟们居住的这一片好山、好水、好地方，我们更应该不断提升自己，努力做一个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，争取让这里的天更蓝，水更清，湾更美。居住在这里的人，也更有内在素质和社会公德，因此

1929年春，殷夫也游荡在上海灰色的街头，但不是以挫败的资产阶级dandy(花花公子)的身份，而是以革命行动者的角色为所有人的未来奔走。殷夫超越了苦闷，发现了能动性的可能。作为中文系学生的我，曾觉得自己被困在杨浦区物价廉价的宿舍中，被困在四面围合的床帘与蚊帐里。在许多个比“凌晨一点钟”稍早的夜晚，我盯着眼前长方体形状的黑暗，闭上眼睛，看到自己被拘于死寂的盒子里，等待一个穿越的时机。

可事实上我并不需要这个时机！世界的门扉一直大敞着，它的门前站着卡夫卡笔下的门警。他注视着在门前探头探脑的我说：“如果它那么吸引你，那就试试，不顾我的

了结这段因缘。于是，他回到衙署，脱掉冠服，连夜刻之。然而，如此珍贵的一方砚台，竟意外地殉于戊戌之难。想到此，梁启超不能不感到伤心不已，耿耿于怀。

这则诗话发表不久，梁启超接到黄遵宪发自广东梅州的一封书信。信中，黄遵宪卖了个关子，他说：“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，令公伤心，令公下泪，然又能令公移情，令公怡魂，令公释憾。此物非竹非木，非书非画，然而亦竹亦木，亦书亦画。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，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，再历数十年，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，可以博千万

金之价值。”不久，梁启超就收到了黄遵宪寄来的一方新砚。砚为广东肇庆特产的端砚，并附有黄遵宪所作铭文的拓片。黄遵宪的铭文写道：“杀汝亡壁，况此片石。衙石补天，后死之责。还君明珠，为汝泪滴。石到磨穿，花终得实。”梁启超得到这份意外的礼物，惊喜欲狂，几乎忘记寝食。

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关系非同

一般，他一直对梁启超寄予殷殷期望。这种情感从他的铭文中亦可

感到。在这里，他以物寓情，以物

传情，传达出他将国家未来的希望

寄托于梁启超的意愿。在生命的

最后时刻，他亦高吟着诗句向梁启超挥手告别，诗曰：“谬种千年兔园册，此中埋没几英豪。国方年少吾将老，青眼高歌望尔曹。”黄遵宪去世后，梁启超悲痛异常，在《新民丛报》发表长篇纪念文章，并引李商隐《哭刘蕡》中的两句诗“平生风义兼师友，不敢同君哭寝门”，以表达他与黄遵宪的深厚情谊。

黄遵宪的加入，进一步丰富了此砚的身世，亦增添了一番雅趣。一方砚台将几位历史风云人物集合在一起，“会合之奇，遭遇之艰，乃古所未有”。梁启超激动之余，想借此事通过《新民丛报》向读者征诗，但时势多变，此事未能如梁启超所愿，此砚亦不知所终。

种深受女性欢迎，带有明显花香的“白啤酒”。

全世界要数德国人最

爱喝啤酒。全球三成啤酒

厂设在德国，估计超过

1200家。光巴伐利亚地区便有800家，拥

有500种品牌，其首府慕尼黑号称“世界

啤酒之都”，每年秋天为期2周、已有180

多年历史的“啤酒节”，估计可吸引多达

600万名的观光客，平均吃掉20万条香肠、

60万只烤鸡并喝掉足足150万加仑的啤

酒。临时搭建的14座帐篷啤酒馆，规模

庞大类如迷宫，观光客进入之时，人人一

纸地图，以免走失；导游更是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尽量靠近厕所坐，免得缓不济急！”

喝酒几乎是德国人每天“必修课”，巴伐利亚传统早餐甚至包括啤酒，身为东方人实在很难想象。“慢慢喝，一天一公斤，健康似神仙”，这一巴伐利亚谚语，几乎传遍德国。

协就能和谐地存在。

让自己舒服，也不会让人不舒服；让自己适宜，让别人也适宜，是上海人

心中默认的“自在”。



式。海纳百川，大气谦和，

上海的确具有包容和兼容的特质。在上海结婚不结婚，要小孩不要小孩，都没有舆论的压力，只要你觉得好就好，只要不侵犯到他人利益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存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协就能和谐地存在。

让自己舒服，也不会让人不舒服；让自己适宜，让别人也适宜，是上海人

心中默认的“自在”。

式。海纳百川，大气谦和，

上海的确具有包容和兼容的特质。在上海结婚不结婚，要小孩不要小孩，都没有舆论的压力，只要你觉得好就好，只要不侵犯到他人利益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存，有松弛感。

自在不是自私，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就是做好自己，让别人成为别人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不影响到公序良俗，不妨碍他人，这种个性的存在就会得到尊重。自在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，只要能在公众利益面前妥

协就能和谐地存在。

让自己舒服，也不会让人不舒服；让自己适宜，让别人也适宜，是上海人

心中默认的“自在”。

好山好水好人

刘齐

变得更具人性的美。这就需要我们既从大处着眼，又从小处入手，时时刻刻，点点滴滴，坚持不懈，持之以恒，共同创建良好的社

会关系，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。我去海边散步时，会遇见一些人，既不游泳，也不放风筝，而是背一个袋子，捡拾沙滩上别人遗弃的饮料瓶、塑料袋。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些拾荒者，拣一些可以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的东西。仔细看，他们还拣烟头和废纸等其他换不了钱的垃圾。在游泳池，我见到一些人，游一游，停下来，将漂浮在水面的残花败叶聚拢到手里，送到泳池外面。这些人并不是小区的保洁人员，也没有记者或熟人跟在身旁，他们只是一些常住此间的业主，或者是临时居住的度假人士。他们默默做着这些对自然对社会有利的事情，不求表扬、不求回报。现代社会管这些人，通常叫公益人员或某某志愿者。我更愿意管他们叫好人，高素质的好人，配得上好山好水的好人。

我算半个夜猫子，所以错过了所有的晨读时光。幸好，我机灵抓住了柴米油盐间的午读。最近几年，我是一个标准的“沪漂”，家人均在湖南老家生活，中午下班，从公司到住处，我一个人既要做饭炒菜喂饱空腹，还要小歇片刻，哪来时间午读呢？我的做法是：尽量做蒸菜或炖菜，省去了炒菜的各种琐碎和麻烦。

节省下来的时间用来午读，比吃什么都香。厨房里，高压锅“突突突”地喷着热气。一个人的小客厅和书房，却安静得如图书馆里的阅读室。这就是我午读的天地。秋冬和初春，我更喜欢坐到那块明亮的正午阳光里午读。后来，我又为这一片午读阳光，买了一块地毯铺上，使之变得更加温暖和柔软。如此，沐浴着阳光，很享受地读书。此等快活，夫复何求？我会做蒸排骨、清蒸鲈鱼、蒸鸡腿、蒸鸡翅、蒸鸡蛋羹，或者做炖菜，炖牛腩、炖排骨、炖肉。总之，午餐吃蒸菜或炖菜，书香是最佳的佐餐美味。午读这一招，我居然也读了不少书。很多午间读过的书，书页间既有潦草的勾画和笔记，也有不小心洒落的油渍和汗渍。

读者朋友或许发现了，我以上说的午读，可以归纳为“午前阅读”，而周末或节假日，一般会接续“午前阅读”，尽兴地进行午后阅读。因为无须竖起耳朵关注厨房里的声响，也没有饥肠辘辘之苦，如果天气好，完全可以带着书，到户外找一棵树，坐到树下读上十几页。

小区旁边的桃浦河，静水流深，偶有飞鸟在水面掠过，如诗如画。坐在岸边的垂柳下读一会儿书，这样的时光，你拿钱来跟我换，我也未必换给你。偶尔，我还会带上书，到上海大学宝山校区的校内，于草坪上找一个阴凉处坐下，享受一段校园阅读之趣。小区附近那条不怎么有火车过往的旧铁路，有两三个树荫浓密的幽静之处，也是午后阅读的胜地。

晨安，世界！

同济大学 王振荣

一个大他者的许可吗？可它又并不存在。那么与其在哀叹中错失可贵的青春，不如真的去做些什么，行动起来。主体性并非一蹴而就的某种成就，而是主体在与他者的行动中不断生成变动的活力——生命的活力本身。这大约就是我参加“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”的全部理由吧，我不愿再一动不动盯着知网

论文，不愿在学校图书馆的桌前筑起无法离开的巢。

我想放开嗓子对这世界呼号：

“晨安！常动不息的大海呀！”

“晨安！明迷恍惚的旭光呀！”

“晨安！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！”

“晨安！平匀明直的丝雨呀！”

诗语呀！

晨安！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！

晨安！梳人灵魂的晨风呀！

晨风呀！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

四方去吧！”（郭沫若《晨安》第一节）

十日谈

踏上一场追寻“木刻”“诗歌”与“文学”精神印记的旅程。
夜光杯·左联·青年写作计划
听，青春在发声
责编：吴南瑶